

芥川龍之介

竹藪中

樵夫被檢察官所盤問的筆錄

是的，發現那具死屍的，確實是我。我今天早上照常到後山去砍杉樹，而在山陰的竹林裏發現了那具死屍。你問我死屍在什麼地方嗎？那地方離山科的驛路大約有半公里吧。在竹林裏夾雜著細長的杉樹，那是個荒無人跡的地方。

那死屍穿著淺藍色的衣服，頭戴京式烏紗帽，仰著臉躺在地上。雖說那只是一刀，因為刺進胸部，死屍周遭竹子的落葉被染成紅色，不，那時血已經不流啦，傷口似乎乾了，而且在傷口上還有一隻馬蠅，連我的腳步聲都沒聽見似的，緊緊的叮咬在那兒。

您問我看到刀子或什麼嗎？沒有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在那旁邊杉樹底下，留下一條蠅子。另外---對了，對了，除了蠅子還有一把梳子，在死屍四周的，只有這兩件東西。

不過草和竹子的落葉，整片被踏得亂七八糟，想必是那男子被殺之前，曾經有過劇烈的搏鬥吧。您問什麼。您說還有什麼馬嗎？那一帶大體不是馬能進去的地方，因為那兒離開馬走的道路，還隔著一帶竹林。

行腳僧被檢察官盤問的筆錄

那死屍的男人，昨天貧僧的確遇到過。昨天---嗯！該是晌午時分吧。地點對在從關山科的途中，那男人和騎馬的女人一起往關山的方向走去。因為那女人帶著斗笠，又有面紗圍著，所以貧僧沒有看到臉面，只看見衣裳的顏色是紫面青裏的。

馬是桃花色的---好像是法師髮般的馬髮，您問馬有多高？大概有四尺四寸高吧，我們出家人對這些事情是不大清楚的。男子是---不，不但帶著佩刀，也攜著弓箭的，特別是那黑漆的箭筒，插著二十來枝戰箭，這個貧僧還記得很清楚。

那個男人會落得這般下場，真是作夢也沒想到，誠然人的生命如露又如電，一點也不錯的。唉，這該怎麼說呢？實在怪可憐吶。

衙吏被檢察官審問的筆錄

您說我逮捕的那個男子嗎？他的確叫做多襄丸，是個有名的強盜。不過我抓到的時候，大概是從馬上摔下來吧？在栗田口的石橋上，他正在伊唔的呻吟著。您問我那是什麼時刻嗎？時刻是昨晚的初更左右吧。

以前我幾乎抓住他的時候，他也是穿著這種深藍色的綢衫，佩著一把凸花紋刀鞘的刀子，除此之外現在如您所見，還帶著弓箭之類的東西。是嗎？那死去的男人所帶的也一樣嗎？---那麼幹殺人勾當的，一定是這個多襄丸吧。

用皮裹著的弓、黑漆的箭筒、鷹羽的戰箭十七枝---這些都是那男子所帶的東西吧。是的，馬也是如您所說的，像法師髮般的桃花色。他會被那畜生給摔下來，必定有什麼緣故吧。他在離石橋不遠的地方，拖著長長的疆繩，吃著路邊的狗尾草。

這個名叫多襄丸的傢伙，在京都出沒的強盜群中，是個好色之徒。去年在秋鳥部寺的賓頭盧的山後，有一個好像來參拜的婦人，跟她的一個女童一起在那裏被殺。那件事大家都說也許是這個傢伙幹的勾當。如果是這傢伙殺掉那個男人的話，那乘坐在桃花色馬上的女人究竟在何處也不知道，小人說話雖然越分，可是這件事也請您清查吧。

老太婆被檢察官盤問的筆錄

是的，那死屍對是我家閨女所嫁的男人，他並不是京都人，是若狹縣府的武士，名叫金澤武弘，現年二十六，不，他的性情溫和，照理應該不會遭到仇殺。

您問我女兒嗎？女兒名叫真砂，現年十九，她雖是個不讓鬚眉的倔強的女人，可是除了武弘之外，從沒有過其他的男人。膚色微黑，左眼角有個痣，小瓜子型的臉蛋。

武弘昨天跟我女兒在一起，動身往若狹去的，想不到落到這般田地，這算是什麼因果呢？我那女兒到底怎麼樣了；對算女婿的事教我死了心，這一點仍教我憂慮不安。懇請看在我老太婆終身願望的份上，大人可要發發慈悲，對是天涯海角也請您尋出我女兒的下落。說來說去最可恨的是那個叫做多襄丸的狗盜，不但把女婿，連女兒也……(以後泣不成聲，所說的話也聽不清楚)。

多襄丸的自白

殺掉那個男人的封是我，但，我可沒殺那女人。您說……那麼究竟到哪兒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呀？唔，等一等，不管怎樣拷問，不知道的事總不能說吧，事情已到這種地步，也不打算要卑怯的隱瞞什麼啦。

昨天剛過晌午，我遇見了他們夫妻，當風一吹的時候，那斗笠的面紗揭開來，一眨眼我瞧見那女人的臉，一閃---好像看見的瞬間，便已不見啦。也許是這種緣故吧，那女人在我的眼裏，簡直是一尊菩薩。封在那一瞬間，我下了決心，即使殺掉了那個男人，也要把那女人奪來。

您問什麼？要殺掉那男人，並不如您們所想的，不是什麼大事情。反要奪女人，男人一定要殺的，不過我要殺的時候，我用腰刀；可是您們殺的時候不用大刀，只用權力、用金錢，說不定只用假公濟私的話，也封把人殺了。的確血不是不流的，男人是好端端的活著---但那樣也是殺了的。如果要論罪孽的深重，是您們可惡，還是我可惡呢，那只有天曉得哩！（嘲諷的微笑）

不過，不殺男人也可以得到女人的話，那封沒什麼不滿足的了。是的，我那時候的心情是決心儘量不殺男人，而奪下那女人。可是在那山科的驛路上，這樣的事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，所以我封想辦法把那對夫妻引進山裏去。

這也沒什麼困難，我跟他們夫妻一搭上伴兒，封告訴他們，那面山裏有座古塚。挖開古塚一看，取出許多古鏡子和寶劍。我怕給人家知道，封秘密地把那些東西，埋在山陰的竹叢裏，如果有人要買的話，打算廉價出賣，那男人不一會兒封漸漸動心了，以後---怎樣，慾望這東西，不是很可怕嗎？隨後不到半個時辰，那對夫妻封跟我一道，把馬朝著山路拉過去了。

我們到了竹叢前面，我便說：寶物封埋在裏面，請進來看吧。那男人貪得無饜，當然沒有異議。可是女的說：「我不下馬，我在外邊等著。」看了竹叢長得密壓壓的，這樣說也不是沒有道理，其實說句老實話，這正中我的下懷，於是我把女人單獨留在外頭，和那男子走進竹叢。

竹叢起初盡是竹子，可是走了五十公尺左右，有稍微稀疏的杉樹叢---為了達成我的目的，再沒有比這更適合的場所了。我一邊推開竹子，一邊煞有介事的撒謊說：「寶物已經埋在杉樹底下。」那男人經我這麼一說，封拼命的朝著細長杉樹疏落得有點空隙的那邊走去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竹子漸漸稀疏起來，好幾棵杉樹並排著---我一到那裏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冷不防把對方按倒在地上，那男子倒不愧是佩著刀的，確實相當有氣力。可是由於無意中被突襲，也討挺不住了，馬上討被我捆綁在杉樹底下。您說繩子嗎？繩子是盜賊的恩物，保不準何時要越牆的，早討把繩子牢牢綁在身上，當然為了使他不出聲，得把竹子的落葉塞滿他的嘴巴，別的也討沒有什麼麻煩啦。

當我把那男人收拾了之後，去到女人那邊告訴她說，她的男人好像發了急病，要她趕快去看看。不用說，也不出所料，她中計了，那女人摘了斗笠，一邊被我拉著手，一邊走進竹林深處，可是到那裏一看，那男人竟綁在杉樹下。

---女人一看見這樣子，不知何時，從懷中掏出一把雪亮的小刀子，拔出鞘來了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從未看見過像這樣烈性的女人，如果那時疏於戒備，可能一刀討被戳穿小腹，不，即使能躲開身子，那接二連三地刺過來之後，恐怕不能不受些輕傷吧。

但，我不愧是多囊丸，好歹不拔大刀，討把小刀打落了。無論多麼烈性的女人，沒有武器討無能為力了，我終於如願以償地，不必要那男人的，討把女人弄到手了。不必要男人的命---是的，我原來毫不打算要殺那男子，我不理會那哭倒的女人；當我想逃出竹藪的時候，女人突然拉住我的手腕，發瘋似地摟住我不放，同時斷斷續續地喊著：「是你死呀，還是丈夫死呢，兩人中死一個吧，讓兩個男人看見我的羞恥比死還要難受！」「不，我要嫁給留下來的男人。」---她氣喘咻咻的喊著，我在那時猛然間湧起要殺掉那男子的念頭。(陰鬱的興奮)

這麼一說，您們一定以為我比您們殘忍吧，那是因為您們沒有看見那女人的臉容，尤其是您們沒有看過那一瞬間好像燃燒似的眼睛，我跟那女人的眼光相遇的一剎那，我討想：討是給雷劈死了，也要討她做老婆。要她做老婆---我的心裏只盤算著這件事！

但這並不像是您們所想的那種卑鄙的情慾，如果那時除了色慾之外，我沒有什麼其他慾望的話，我可踢倒那女人，早討逃之夭夭了吧。若是那樣，那男子討不必在我刀上染血了，不過在薄暗的竹藪中，凝視著女人的臉的剎那，我討下決心不殺那男人，絕對不離開此地。

即使要殺那男人，我也不想用卑鄙的手段，我為他解開繩子，叫他拔刀(掉在杉樹下的那條繩子，討是在那時候丟失的)。那男人變了臉色，拔出大刀，剎那間

一聲不響的，憤然向我撲過來。

這場刀拚的結果，當然不用細說了。我的大刀在第二十三回合時刺進他的胸膛，在第二十三回合---請別忘了這個，我到現在還因這件事佩服他，因為跟我交上二十回合的，普天之下只有那一個男人！（快活的微笑）

我在那男人倒下去的時候，提著血淋淋的腰刀，回頭往女人那邊望了望。那時候---怎麼啦，那女人已不知去向了，她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？我搜尋杉樹叢，可是在落下的竹葉上，看不出有什麼留下的痕跡。又側耳傾聽了一陣，傳來的只是那男人喉嚨斷氣的餘息而已。

也許那女人在我們剛一交戰的時候，為了去喊人救命，鑽出了竹叢也未可知---我這麼想，因為這次與自己的生命攸關，所以奪了大刀與弓箭，馬上跑出原來的山路。那裏，女人的馬兒還安祥地吃著草，我若是再談以後的事，那似乎多費口舌了，不過，那把大刀我還沒進京以前已經賣掉了

---我的自白書是這些，我想這顆頭反正有一天要被掛在樹梢上的，那麼請處以極刑吧。（昂然的態度）

來清水寺的女人的懺悔

那個穿深藍色衣服的男人，把我凌辱了之後，一面望著綁在那兒的我家相公，一面露出嘲弄的笑容。相公是多麼不甘心哪，可是無論他怎樣掙扎，捆在身上的繩結只是緊緊的勒入肌肉中。我不知不覺地朝相公的身旁，翻滾般地跑過去。不，是想要跑過去吧。

但是那男人猛地把我的腳踢倒在地上。對在那時候，我發覺到了我家相公的眼睛投射出難以形容的光輝，不知怎樣形容才好---我想起那眼光，現在還是禁不住渾身冷顫。連一句話也不能說的相公，他在那一剎那的眼神裏已把一切的心意都表現出來。可是在那眼睛裏閃現的不是憤怒，也不是悲傷---那竟然只是輕蔑我的、冷冷的眼光！我與其說被那男人踢倒，毋寧說被那眼色擊倒，我空叫了一陣，終於昏厥過去。

過了一會兒，醒過來一看，那個穿藍色紗衣的男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剩下的只有相公還被捆在杉樹下，我在竹叢的落葉上，好不容易撐起了身子，我注視著相公的

臉，可是相公的眼光和剛才一樣，絲毫沒有改變。仍然在冷冽的蔑視的眼神底下，露出憎惡的神色。我又羞，又悲哀，又憤懣

---我那時的心情，真不知怎麼說才好。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，走近相公身旁。「相公，事態既然到了這個地步，再也不能跟您在一塊過日子了。我有一死了之的決心---可是，請您也死吧，您已看了我的恥辱，不能留了您一個人活下去。」

我拚命地只說了這些話，然而，相公還是厭惡地凝望著我。我一面壓抑即將破碎的心，一面找相公的大刀，可是那大刀大概被強盜奪去了吧。在竹藪中，不用說大刀，連弓箭也找不到了。可是幸虧有一把小刀仍在我腳邊，我舉起小刀，再一次這樣告訴他：

「那麼請您讓我拜領您的命吧，我也會立刻跟著您去的。」

相公聽了這話，好容易才動了一下嘴唇，因為嘴裏塞滿了竹葉，當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可是我一看他的嘴，馬上領悟他的意思。相公仍然輕蔑地注視著我，說了一句：「殺吧。」我差不多做夢似地，對著穿淺藍色紗衣的相公的胸膛，用小刀戳穿了它。

我在那個時候，似乎又昏過去了。這回好容易甦醒過來，相公仍然被捆著，已經斷氣了。夾雜著竹林杉叢的上空，有一縷落日的餘暉映照在那蒼白的臉上，我忍泣吞聲，解開了那死屍的繩子。

以後---後來我怎麼樣嗎？關於這件事我已沒有告訴您的勇氣，總之，無論如何，我本來就沒有自殺的勇氣。有時把小刀豎在脖子上，有時投入山腳的池子裏，雖然試了好多種死法，可是我總沒有死去，現在還這般的苟活著，也沒什麼可以自誇的。(寂寞的微笑)像我這樣不中用的人，恐怕連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都把我拋棄了。可是殺死親夫的我，給強盜凌辱的我，究竟應該怎樣才好？我該怎麼辦呢？到底怎麼辦---(突然劇烈的啜泣)

鬼魂藉靈媒之口的談話

強盜凌辱了我的妻子之後，仍然坐在那裏，用種種的話安慰妻子。我當然不能開口，身子也被捆在杉樹下，可是在那時候，三番兩次對妻子使眼神：「這男人所說的話妳不要當真，不管說什麼妳都要當它是謊話。」--我想把這種意思傳給

她，但是妻子沮喪地坐在竹葉上，凝視著自己的膝蓋。看樣子的確是在傾聽強盜的話，我嫉妒得渾身直打哆嗦。但強盜繼續花言巧語地進行談話，最後竟然膽大包天地說：「一旦失了身，和丈夫的感情對不會融洽吧，與其跟著丈夫過日子，不如當我的老婆？我因為愛你，才幹了這般無法無天的事。」

經強盜這麼一說，妻子出神地抬起頭，我從未見過妻子像這個時刻那樣美，可是這美麗的妻子，在被人捆著的丈夫之前究竟對強盜怎麼回答呢？雖然現在我的靈魂在九泉之下飄浮著，只要一想起妻子的回答，對禁不住要燃起憎恨之火，妻子確實是這麼說的---「那麼隨便你帶我到那裏去吧。」(長久的沈默)

妻子的罪孽，不單是這些，要是僅只這些，即使在冥府裏，我也不至於這樣苦悶吧。可是當妻子像作夢似地一面被強盜拉著手，一面將要走出竹叢外面的時候，忽然花容失色，指著杉樹底下的我，說：「請你殺掉那個人吧。有他活著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」

妻子像瘋了似地連喊了好幾次，「請殺他吧！」這句話，像一陣狂風，幾乎要把我倒栽蔥似地吹落進黑暗的深淵，可曾有任何一次從人的嘴裏說出這樣可憎可怨的話嗎？可曾有像這樣可咒罵的話鑽進過人的耳朵嗎？

可曾有一次像這樣---(突然爆發出嘲笑聲)，聽到這句話，連強盜也駭然失色了。「請殺他吧！」---妻子一面叫著，一面拉住強盜的手腕，強盜盯著妻子，一個勁兒不回答。

---對在這種思慮的瞬間裏，強盜一腳把妻子踢倒在竹叢的落葉上。(再一次爆出嘲笑聲)強盜靜靜地抱著雙手，對我看了一眼說：「你打算怎麼發落這個女人？是殺呀，還是不殺呢？你只要點頭回答對可以了，要殺嗎？」---只憑這句話，我對想饒了強盜的罪過。(再一次長長的沈默)

妻在我躊躇的時候，大叫一聲，對突然跑入竹林裏面去了。強盜也在瞬間撲了過去，好像連袖子都沒抓住，我只是如幻似夢地望著這一切情景。

強盜在妻子逃跑了之後，拿起了大刀和弓箭，把我的繩子割斷一處。「這回該輪到我身上啦。」---我記得強盜走向竹叢外要躲起來時，這樣自語著。他走了之後，那周遭是很寂靜的，不，還有誰在哭泣的聲音。我一面解開繩子，一面聳耳傾聽，但，發覺那聲音可不是自己哭泣的聲音嗎？

(第三次長長的沈默)

我好不容易從杉樹底下，撐起筋疲力盡的身體。我前面有妻子丟下的刀子在閃閃發光。我把它拿在手裏，心一狠將它戳進自己的胸膛。彷彿有幾塊腥氣噎上口來，可是一絲也不覺痛苦。只是胸膛冷起來時，周遭變得寂然。啊！多麼寂靜呀。這山陰處竹叢的上空，連一隻小鳥都不曾飛來啼叫。只在杉樹和竹林的樹梢上，飄著一抹寂寞的日影。日影---連那日影也漸漸的昏暗起來---杉樹和竹叢現在都看不見了，我倒臥在那裏，被深深的寂靜包圍著。時有人躡手躡腳來到我的身旁，我想看看那是誰。但我的周圍，不知何時已籠罩著薄暮。誰哪---不知是哪個人的手，悄悄拔去我胸上的小刀，同時我口裏又噎上一陣血潮，我從那時起永遠沈入冥間的黑暗中了。

【選自《地獄變—芥川龍之介選集》曹賜固譯，志文出版社，1997 年 2 月

新譯版，2007 年 8 月再版】